



活力泉源，但當黑暗罩臨時，它慢慢地滲入了奧秘的深端，神秘令人捉摸不住，一切罪惡都在黑暗中隱沒，但也從黑暗中升起，想想星空的迷人必須要有遼闊的黑幕才能點綴出寒星的寂寥，人生宇宙許多令人歎為觀止的事物，不也是許多人從黑暗中掙扎而來的嗎？黑暗不可怕，怕的是重見光明前夕的退縮，所以我認為黑色是生命奮鬥的舞台，人人不可逃避的角色，我們必須面對挑戰，對自己負責、衝破黑暗的人，才有資格欣賞黑暗。

說到紫色便是黑與紅調和在一起的顏色，但究竟是多少的紅與黑的配合，才能調配出令人眩目迷惑的紫呢！我認為無論多少比例的調和都可以成為迷人的紫，因為生命的泉源加上生命的舞台，即可成為五光十色的現實社會。正如紫色的令人難以捉摸，它給人的感覺像是霧裏看花令人捉摸不定，但卻可以真實的感受出它的存在，正如現實社會是人與人，人與物鬥爭的成果，今日我們從那戰爭後遺留的瓦礫中爬行地探尋那些被遺忘的寶石，我們不難想像出它的美麗，但卻

難以尋得，尋常的生命，只會迷惘地徘徊在紫色的迷霧社會中，隨波逐流與世沈浮，但是不願向現實低頭的生命，他仍能掙扎出一雙銳利的眼光，在迷漫的紫霧中崢嶸而出，這更是令人心悸的光采。但這光采仍須有迷人的紫色社會存在，才能襯托出它的眩目迷人，所以我認為紫色代表的是紫晶宮般的人生社會，它使人活得更透澈，更具意義。

因此，當我們觀視一件事物時，絕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去審視，必須退一步，以旁觀者的眼光去察視，從各個角度去揣摩，絕不可偏執一己之成見，而使純真失致於惘然，正如王安石所說的：「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尋無心處。」萬物皆由無心而來，當我們看一種顏色時，說是紅色或黑色，但紅色仍有各種不同深淺的顏色之分，但當我們以無心來觀色，那麼從眼底的編隙中，仍能閃出第n種超乎世俗的意象，願我以一顆赤誠的心，嘶叫出第n種意象，凝住了這心靈的酒精，我要豪飲千百次，乾盡這生命之醇美，醉倒在這生命赤純的第n種意象裏。



大二那年選大三幹部，竟莫名其妙地當上康樂股長；真是令人訝異，既沒有專精於某項運動也不怎麼喜歡活動的我，竟然當康樂，實在很不好意思，一直到好久，我都不敢主動告訴他人：我是護三康樂。

才當選沒多久，就有同學提醒我三年級的康樂要辦理畢業旅行，本以為當康樂只要上體育課、集合、借球、還球就好，誰知道因為實習緣故，所以本班要提前在大三寒假舉行畢業旅行；終於，我知道這康樂不是那麼好當的。

接了這項重大的任務後，暑假裏幾乎天天都在想到那去找合辦的人選，到那去較值得一遊，甚至哥哥、姊姊也替我出主意、想法子，曾經連絡過不少外校學生，但最後總是沒能順利談妥。等到三年級開學後，由導師替我們投石問路—寄出邀請函，另一方面我們幾人仍繼續和外校保持連絡……。總之，在如此眾多的信件、電話往返中，時間被蹉跎了，只好把旅行時間改成春假，而且有

另一個重大決定一本班決定自行去旅行。

每回大家討論地點、日期、人數時，總是意見眾多，不能定論，有時候真的很怕自己把一個重大的旅行給搞砸了，想起那一段苦苦的日子，就不好受。

寒假裏，總算有了大略路線和不少構思；開學後，拿著從房東太太那借來的電話簿，抄了十幾家旅行社的電話、住址，一一和他們連絡，經過考慮後，便決定委託規模不小的××旅行社負責我們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日的旅遊。在一方面和旅行社接洽，一方面送學校申請書，造名冊、辦保險的忙碌下，日子很快地過去了。正以為將近大功告成時，突然聽到校方要在三月三十日舉行本年度運動會，真是令人驚訝到極點，卻又不知如何是好，所接觸到的師長皆勸我們改期，但是契約、車子、保險都辦好了，怎能說改就改，況且違約是不行的呀！最後只好再呈上公文要求校方給予參加同學公假，感謝系主任、王主任、郭教官、總教官、訓導主



任及院長的成全，我們才能如期出發旅行。

到了臨出發前一天，才知當初簽訂契約時所談的四十五人座大車因調配困難被改為三十二人座的中型車，人聲鼎沸、值屬旺季旅行裏，一面感到寒心、難過，一面又焦急如何向同學們交待，幾度眼淚在眼眶內打轉，都硬把它吞入肚內。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如此誠懇、真心地和社會外界交通、却不能得到相當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有受騙的感覺，是原本社會就如此，還是我們太單純了呢？經過一、二個小時的溝通，結論是：中型車後加一輛小轎車載運行李。

三月二十九日那天，大家興高采烈地在校門口集合，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其間也來了不少遊覽車，只是都不是載我們的，同學們一個個詢問的眼神又使我急得像熱鍋上螞蟻，明明已經出發前來的車子到那去了呢？在焦慮中等了近一小時，車子才到，原來是導遊，司機沒約好，彼此白繞一場才碰面，這麼無奈的事，竟讓我們遇上，在一種極

其複雜的心情下，招呼同學們上車，我只願一路旅途平安、順利。

五天四夜的旅行，一眨眼就過去了；大家愉快的笑容和輕鬆的心情，使我先前對此行的陰霾一掃而空，加上全隊僅有的兩位男士—羅先生、邱先生對我們的照顧和關心，更使我感到以往的擔心是白費的。此次旅行好壞，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不便多說，但我仍很感謝同學們在期間給我的打氣和支持；尤其出門在外，大家格外友善、合作，不論是吃飯（總算知道黑手仔飯量有多少）、睡覺、坐車、玩耍、逛街，都令人深深感到友情的溫暖，這些旅行中的點點滴滴終將成為我們日後共同的回憶。

最後仍要再一次提到辛苦帶隊的陳老師，每每載我到旅行社的麗如和做了五天「素蘭」的范范、謹以此文致上我十二萬分的謝意。

那天你問我：「醫生什麼時候來？」

那天你問我：「你問這些都沒有用，我只要醫生來？」

那天你對我發怒：「你騙我，藥根本沒來」。

我該怎麼回答你呢？該如何才能取得你的信任和諒解？

你不止一次的問我醫師什麼時候來，你忽略了我的治療，我的存在，我嘗試去減輕你的痛苦，你却認為我是多餘的，你甚至不告訴我你得病的原因，你說：「這些醫師都知道」。「難道你需要只是醫師一個人嗎？」

那天，你發怒的說：「你騙我，藥根本沒來」。啊！別怪我，我找了全病房都沒有

那種藥，我知道你發燒的難過，頭昏的厲害、我比你更焦急、教官也開始不耐煩我的糾纏：「你告訴我也沒有用，我也不能去偷啊！」我於是不敢再進入你的病房，怕見你銳利的眼光，我只好祈求上帝，讓你不再難過，藥六點會送來，只是請你忍耐一下，不要懷疑我，你苛薄的責備，令我心碎。

再給我一點鼓勵！讓我無怨的為你翻身、擦澡、灌食，眼見你滿面的愁容化作笑臉。

再給我一點重視，讓我關懷你的健康，自你病奄奄的入院至快快樂樂的出院。

再給我一點支持！讓我發出微薄的光、熱去照耀你們。

再給我一點信心！讓我繼續走下去。

護生

護聲

林雲